



我跪在故乡的土地上，这是我叛逃过的土地。

无可挽回的是，总有一天，我得回来。

我跪在 故乡的土地上

朝阳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我跪在

故乡的土地上

朝阳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跪在故乡的土地上 / 朝阳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302 - 1520 - 3

I. ①我… II. ①朝…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8240 号

我跪在故乡的土地上

WO GUI ZAI GUXIANG DE TUDI SHANG

朝阳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36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520 - 3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怎么说话，何以沉默

李敬泽

朝阳久不写散文了。

朝阳曾是大有希望的散文家，二〇〇五年，我所在的《人民文学》授予他新世纪散文家奖，但那时我就感觉到，朝阳大概是不会再写了。

朝阳不写散文，朋友们感到惋惜，我办公室里的一位同事是分管散文的，有时，苦于没有好稿子，她就会念叨，朝阳怎么不写了呢？

对于朝阳的不写我是理解的，生命中有很多事可做，其中写散文并非最紧要。朝阳现在是去做新闻了，但即使他因为专心卖包子而停止了写散文，我觉得也是好的。当然，卖包子之余偶尔写几篇也好。

朝阳用他的停止表达了他的散文观：散文，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作为文学体裁的散文，说到底是不宜专业化的——它是生活与心灵与性情的旁证，但不是目的。

朝阳做出了选择，他停止或暂时停止，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但这个选择应是对得起他自己的。

也幸亏他不写了。现在，重读这些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这个人面对生命中那些根本的、沉重的经验，认真地书写，他有要紧的话说，不仅是对世人，更是对自己，他似乎总是在问：此何人哉？此何人哉？他把自己放在这儿解剖、争辩，他深刻地困惑于一个名叫王朝阳的人在这世间、在这时代的所为和所感，他力图把握他的复杂他的浅薄他的诚挚他的虚假他的疼痛和他的快乐……

他的文章里是有一点浩大苍茫的，余秋雨先生也浩大苍茫，因为余先生认为自己是“道”，朝阳先生的浩大苍茫是因为他明了自身的“不道”，他意识到自己是精神上的孤魂野鬼，在荒原上哭笑，在黑夜里吹口哨。

这样的文章并不闲散，不能月月写年年写，于是，有话就说，无话拉倒。朝阳其实还是看重文章事的——看重文章事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多写，一种是不写。不写可能是因为倦怠，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力量已经抬不起一支笔，但不写也可能是因为选择沉默。在《诗经》里，那个行路人间天：此何人哉！此何人哉！问过了，天也沉默地也沉默，人在沉默中渐渐远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有些事、有些话是不能挂在嘴边说的，老说就话痨了，通货膨胀了就贬值了，就

把自己炼成散文的药渣了。

不写也罢，现在，在朝阳之沉默中，我重读这些文章，心里存着一份珍重。我和朝阳只见过两三面，见了面通常也是废话连篇言不及义，倒是读文章时有如默然相对，心领神会，常会感到我也会这么想这么写吧。如此，反觉得对这些文章无话可说，说多了变成了自我暴露，而别人文集的前头并不是让我自我暴露的恰当场所，沉吟半晌，正好，电话响了，远处来了一个话题——

记者来问：某教授管李白叫古惑仔，请问李先生有何意见？我说，李白又不是娇嫩的皇上，经不得非礼，他是“江河万古流”的，往江河里扔几片石头不是什么大罪，江河不会因此断流。问题在于我们教授的说话方式，读了一肚子书，包括读李白，结果一张嘴就像个“古惑仔”一样说话，书不是白读了？国家有大学，大学有教授，就因为教授说话是有“根”的，是深思熟虑的，就因为他是社会中好好说话的一类人。

好好说话，如今大难。讲理、有礼、诚恳，这些人类交流活动的基本文明规则我们已经忘了。教授心里想着“百家讲坛”，嘴上就“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李白诗），一定要把话说得张牙舞爪说得爽，说到不负责任也就不自重的地步。

不自重一本万利，不自重有重大的娱乐价值。我看电视上的娱乐节目，常有不忍之感，觉得稍有自尊心的人大概无法如此表演，电视里的那些先生女士是颇有自我牺牲精神的，

牺牲了自己，娱乐了我们。或许，他们也以不自重的方式表达了对我们的蔑视：自重的人不会如此娱乐。

敬重他人也敬重自己，这是说话的方式问题，也是在这世上想事和做事的态度问题。知道世界之大江河万古，知道自己对世界所知甚少，知道在我们的聒噪之外还有广大的、不可不敬畏的沉默，就会自重而重人，就不会非黑即白一竿子插到底管他三七二十一，就不会绝对、专断和暴力。

朝阳是好好说话的。写散文时他也如此，现在他去做新闻了，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朝阳表现如何我不知道，但我认为那是一个更需要好好说话的领域。

是为序。

目录

丧乱	1
父父子子	18
死亡四种	38
新闻	46
公司	65
中巴	79
小姐	100
一桩命案的若干线索	117
无法抗拒的传说	138
在乡下	150
在城里	179
后记：文学的梦	215

丧 乱

—

没有人相信我所说的一切，包括睡在我身旁的妻子。

我从睡梦中醒来，我听到了窗外鸟叫的声音，这是传说中的那只鸟，它只叫了两声，然后消失了。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希望能再听到这种声音，我希望再次证实这种声音，但是没有。

那种声音无法描述。

它在深夜的时候来到我的窗前，它是不祥之鸟。

我已经知道，在这个夜晚，我的祖母去世了。

这是2002年农历九月初七的夜晚，一只迷信中传说的不祥之鸟，飞临我的窗外。我祖母在这个夜晚告别人世。就在这个夜晚，同样的鸟叫声也回响在我老家的窗外。我姑母听到了这种叫声。她后来说，在听到鸟叫之后，她知道我祖母的魂灵已经走了，那只鸟是来召唤我祖母的魂灵的。她赶紧给我祖母穿上老衣。两个小时之后，我祖母离开了人世。

我无法说服谁，因为我首先无法说服自己的妻子。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的祖母去世了。

二

我开始准备行囊。

我们家族之树中最老的一枚叶子凋落了。她行世86年，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包括我父亲。在我祖母去世之后，我祖母的名字永远成了一个秘密。

我开始准备行囊，还有在情感上的关于我祖母的所有的积蓄。很少。我发现我远没有我母亲去世时那么难过。我们是隔世的感情。

不，不仅如此。还因为，我祖母是作为我母亲的对立面存在的。她一直站在我母亲的对面。她是一个标准的婆婆，她永远都认定，自己才是儿子最值得信赖的人，是媳妇篡改了自己的儿子。她不可爱。一直到晚年，一直到她再也没有力气和我母亲争斗，一直到我母亲去世，她才容纳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在一个深夜离开人世的，当我和我父亲把这个消

息告诉她时，她把头埋在被子里。我三十年里第一次看她落泪。我祖母说：

我儿子怎么这么命苦呢？

过了片刻，她又说了一句话：

老天爷还让我活在这人世干什么呢？

这一年我母亲 53 岁，我祖母 83 岁。

三

村子里的人们说，我叔父是个具体的人。在我们村子里，具体的人还有村子东头的宝羊哥，村子西头的骡子叔。

给我叔父介绍对象的时候，对方问，人怎么样？媒人就说，人本分着呢，具体人么。对方就没有再问。

那是一个冬天，我和我叔父去临村买粮去。我祖母肿胀着脸坐在炕上。她叮嘱我叔父把秤秤好。我们就踏着月光上路了。是个冷清的夜晚，天空像一碗稀汤寡水的饭。我和叔父走在无人的路上，我不知道怎么和叔父说话。我叔父走一段路说一句话。他说：狗。前边蹲着一只狗。他说：快收玉米了。玉米在我们身旁。又走了一段路，他唱了一句戏。我没有听明白词，那像是一种自言自语。他哼了一种腔调，然后就没有了声音。

我们从后门进入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前门关着。整个村子似乎都睡了。我们用很短的语言做完了交易。要扎口袋的时候，那个人又从自家的囤子里抓了一把玉米。我们不

知道感谢，抬了粮食朝外走。身后是那家关门的声音，艰涩得无法比喻的声音。快要出村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香气，是醋溜白菜的香气。我一下子就闻出来了。我叔父说：醋溜白菜。谁家在炒醋溜白菜？我能听到他喉结转动的声音。我们低着头，抬着玉米回家。我祖母从炕上下来，她手里端着油灯。她解开袋子，抓起一把玉米，放了两颗到嘴里。我们听到清脆的玉米被咬碎的声音，那是苞谷晒干水分以后发出的声音。我叔父说：人家给多抓了一把。

四

这个夜晚像一幅着色过重的铅笔画，永远留在我心里。我祖母的身影似乎一直在油灯前晃动。对黑暗的惧怕和对饥饿的恐惧糅合在一起，从未分离。

现在，我站在了我祖母的灵柩前。我祖母躺在这里，我叔父跪在她的身旁。这是许多年以前那个夜晚的三个当事人。我祖母的嘴唇上放着一粒苞谷，这是她人世最后的一粒粮食，放在她的嘴边，由她带进坟墓，帮她驱赶另外一个世界的饥饿。我摸着祖母的手。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手了吗？饥饿已经远离这个老人了吗？饥饿曾经多么严重地袭击了我，饥饿至今还留在我的身体里。饥饿使我变得肥胖，饥饿使我在吃饭时丧失理智。我始终无法拒绝食物的诱惑，我面对食物时总是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我吃得很快。我讨厌我妻子贵族化的细嚼慢咽，她对待食物的态度就像一个厌食症患者

者。我的胃有强大的消化功能。我总是把它撑得很饱。吃饭对我来说就是必须把胃撑饱，让自己的胃变成一个马力强大的容器。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国餐馆都在以自己的喧闹、丰盛、人满为患来证明一个备受贫穷、饥饿困扰的国度，来证明一群人备受饥饿迫害的童年，我从来没有认为那是一群美食家。

我祖母躺在这里，躺在她满是灰尘的家里。人们来来往往，从她的身旁走过。柜子上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上歇着一层灰尘，留着一些已经无法辨认的指纹。它几乎就是一个摆设。对我祖母来说，电视展示的外部世界毫无意义，电视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干扰，电视只是虚拟了一个幸福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它改变不了什么。她不允许家里人看电视，她觉得任何娱乐都是毫无必要的。她容忍不了家里的任何闲人，她具体地、分门别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没有尽头的生活像没有尽头的路，她只是不停地走，从来不看远方。她没有任何爱好，她没有任何信仰。你甚至看不出她哪怕是对生活的一点热情。她只靠本能生活，她只是在日子中一天一天熬过。她要看着种子下地，她要看着粮食收回来，她要驱赶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她要把我们赶到地里去。她让人难以忍受。她让人觉得，生活如果就是这样，生活就是一场徒劳；她让人觉得，生命如果就是这样，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她不接受任何指责，她不指望任何人理解自己。这一切只是因为，她对人世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她把希望给了丈夫，丈夫撤下了她，她把希望给了儿女，儿

女带给了她更大的不幸。她四十岁时丧失了丈夫，她的女儿五十岁时丧失了丈夫，她的儿子——我的父亲五十岁时丧失了妻子，他们都先她而去，集体腰斩了她对人生的希望，她生活在没有希望的深渊里。无常的灾难让一个缺少文化的农村妇女不敢再对生活抱有任何幻想，生活对她来说就是受难，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抵抗无法预知的命运。没有人知道她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杀掉自己的所有爱好和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八十多岁让人无法理解的老人。到最后，她似乎连疼痛感也丧失了，她在八十多岁时摔断了胳膊，自己躺了几天，又起来了。

她躺在这里，我不知道她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在想些什么。她感到恐惧吗？她对她生活的这个世界留恋吗？她能回忆起自己早逝的丈夫吗？她曾经快乐过吗？从来都没有人真正走进过她的内心，从来都没有人理解她的人生。现在，一个孤独的老人上路了。她从来没有相信过存在另外一个世界，她就这样完了吗？

在她告别人世的最后一晚，她已经四天没有吃喝，输液的针头无法插进她的血管。她最后的一个动作是，把身边的电灯拉着，拉灭，再拉着，再拉灭。她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似乎在考验自己还有没有力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是一只15瓦的电灯，她认为15瓦的电灯已经足够照亮整个夜晚。在凌晨五点的时候，她停止了这个动作。她放弃了。

我祖母的一生结束了。

她姓何，86岁，是我们家族的源头。我的追溯到此为止。

五

就像一棵高龄的大树，你既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要长到何年何月。你只认识离自己最近的那几片叶子，你和它们生活在一起，最后又不得不和它们告别。当离你最近的那片叶子飘然落下时，你才知道，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农村，这个时候无可回避地出现了。

人们一直企图美化这两个字，在文学化的称谓中，农村常常变为“田园”，人们试图把它变为一个和风光相关的地方。但是对一个农民来说，他必然无可选择地生活在农村，而不是田园。

1984年的秋天，我和我母亲去镇上交粮。那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太阳，金色的太阳，无比美好地照在我和我母亲的身上。我们拉着架子车，我们在泥泞中奋力前行，架子车上拉着粮食。这是我们要交给公家的粮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向公家交粮。在交上这批粮食之后，我们将成为一个“公家人”。按照那个年代的规定，要进入城市，必须向城市交纳一定的粮食，这样才能获得吃商品粮的资格。

1984年也许是知识分子最美好的年代之一，许多像我父亲那样独自在城市里奋斗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被允许将自己的家人转入城市。而我则成了这一事件的见证人。

我和我母亲骄傲地穿过村子泥泞的街道，愉快地穿过乡亲们们的目光，享受着乡亲们的议论。那是一个多么让人难忘

的下午！我帮着我母亲使劲地推着车子，一点也不感到累。后来，当我母亲突然离开这个人世，我再一次踏上这条路，将我母亲的遗体送回久违的故乡时，许多年以前的那个下午再一次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喷涌而出。

就在这样的一个下午，我们摆脱了农村生活，摆脱了让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的体力劳动，摆脱了让人备受煎熬的贫穷和窘迫。农村，不再是我的生活土壤。尽管城市生活对我们来说还很不明朗，但是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可能兑现的幸福生活的保障，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路上的身份转换。在那个时代，一旦你成为一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你不仅得到了物质上的帮助，还得到了人的尊严。

但是，一切都是从不公平开始的，你不能不相信命运，我的父母把我生在关中平原上这个落后的农村，不是由我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他们决定的。是无法抉择的命运在我生命的源头决定了我的未来。

农村，不仅意味着物质的极端匮乏，而且意味着人生没有希望；

城市，不但意味着生活得到保障，而且意味着人生的多种可能！

正因为如此，我鄙视一切把农村视作田园的人，他们不能理解劳动给予身体的痛苦和重压。在整个关中平原，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像我母亲和祖母那样的农民，他们把生活叫作受苦，把农民叫作下苦人。你仔细看看那些下苦人吧，他们的腰一律向下弯，他们的腿几乎都变成

了罗圈腿。他们告诉你，劳动能使人变成残疾，他们告诉你，劳动是一种受难，他们告诉你，工作着不是美丽的。劳动，是怎样使我的祖父祖母们变得丑陋！

一个农民，从他的孩提时代起，他的人生就意味着要摆脱农村生活，拼命挤向城市！

所以才有一辈又一辈的人要从农村冲出去，不再回来！

所以才有我和我母亲拉着粮食，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走过满是泥泞的村道。

在 1984 年的那个秋天里，我的家庭摆脱了农村生活，奔向不可预知的未来。我告别了村前的树木，告别了村后的庄稼，告别了人对人的不尊重。我父亲宣告了我们家族史上最重大的转变。

六

但是，无可挽回的是，总会有一天，你得回来，这一切不由你安排，这是命运，是前定。

七

也许应该回顾一下我童年经历的关中葬礼，它藏在我的记忆里，它随时可能消失，但是，伴随我祖母的离世，它再次被唤醒。

在一个生命突然撒手的那一刻，一声一声的号啕大哭在